

□ 值年园地

我认为主要原因有：

一是国家不太重视。如果在上世纪60年代，像重视“两弹一星”那样重视燃气轮机，我们这支团队在吴仲华院士，倪维斗、焦树建等教授专家的领导下，也一定能和钱学森院士领导的团队并驾齐驱，威震天下的。但话又说回来，那时国家穷、底子薄，资金有限。俗话说“好钢用在刀刃上”，一颗原子弹爆炸，那作用比再多、再先进的战机都大得多。

二是改革开放以后，国家发展了，资金也逐渐丰厚了，但又受到“造船不如买

船，买船不如租船”“借鸡下蛋”这种思路的影响，不愿意花精力，花资金去搞科研搞试验。

第三，国内燃气轮机这个专业，机构多，人员庞杂，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，信息不交流，相对封闭，发展怎么能快得起来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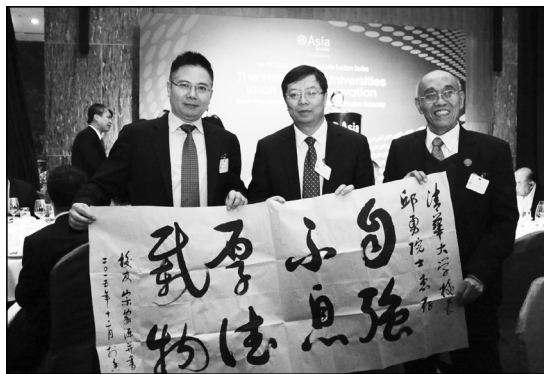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只好寄希望于未来吧，看“中国制造2025”“中国制造2035”“中国制造2045”怎样由一个制造大国变为一个制造强国吧。

2015年5月25日

清华情结

○李 山（1981级经管）

李山，四川威远人，198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管学院。现任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，丝路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。本文写于2011年。



2015年12月14日晚，李山学长出席“维港圣诞夜 清华同学情”——香港清华同学会2015年圣诞之夜活动，与到会的邱勇校长（中）、宗家源学长（右）合影

今年春节，我带着太太和小孩回成都与父母一起过年，巧遇阔别多年的三舅，喜出望外。

三舅名叫彭伟君，1953年考入清华大学汽车系，是我们家第一位清华学生。我自己1981年考入清华经济管理学系（后改名为经济管理学院）。我大儿子也于2009年考入清华经济管理学院。我们家三代清华人首次相聚一堂，自然是十分的开心。更令我高兴的是，三舅告诉我他接到清华通知，将代表汽车系1953级的校友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清华百年校庆庆典。

百年清华，人才辈出，群星闪耀，三舅只是一名很普通的清华学子，但他浓厚的清华情结，曾经深深地感染了我，并影响了我的求学生涯。

和所有的清华学生一样，我自幼成绩优秀，深受老师喜爱，褒奖之词不绝于耳。可我母亲告诉我，我并不是家里最聪明的人，她三弟当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，我应当以他为榜样。母亲的话打击了我沾沾自喜的骄气，也唤起了我心底想见到三舅这位我们家最聪明的人的渴望。我慢慢长大了，却从未见过三舅，甚至没有他的书信。我大惑不解，追问母亲，才得知三舅 1957 年在清华被划成了“右派”，后来又被以“反革命”罪判刑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一开始，就被流放到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劳动改造。我被母亲的话震惊了，以为今生今世也见不到三舅。

转眼到了 1980 年，我开始紧张地复习准备高考。一天家中来了一位中年人，一进门就对我的外祖母深深地鞠躬。我看到外祖母激动万分的神情，我猜测他就是我的三舅。果然我没有猜错，组织上刚为他彻底平反，他归心似箭地从新疆赶回家乡看望他阔别三十余年的母亲和姐姐。我以为经过这么多年的苦难，三舅会变得很消沉，甚至愤世嫉俗，但我想错了。除了边疆的风沙给他染上黑里透红的肤色，我看不出三舅身上有什么历经苦难的痕迹。他看上去是那么的乐观，那么的健谈，那么的机智风趣。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三舅。

他似乎也喜欢和我这位中学生聊天，有空时也辅导我复习高考。有次他出了一道物理题考我，让我费尽心思才得出正确答案。他告诉我母亲，我属中上之才，可以报考西安交大一类的学校。同时他又谈到清华园是如何的美丽，说毛主席经常夜间到清华体育馆游泳，他还多次在校园里见到周总理。他尤其喜欢谈论他在清华时



彭伟君学长近照

的老师：教他物理学的钱伟长教授，教他数学的赵访熊教授，教他哲学的蒋南翔校长（蒋校长同时兼任教育部长），等等。听到这些如雷贯耳的大师的名字，我的心早已不属于别的大学，早已飞到了清华园。

有几次我听到三舅和大人们交谈，才知道他其实遭受过巨大的磨难。我记得他提到 1969 年一个清晨，他和一群从北京流放新疆的知识分子，被强令渡过一条寒冷刺骨的冰河。饥寒交迫之下，三十多个人倒在了冰河之中，再也没能站起来。三舅说，如果没有坚强的毅力和在清华读书时每天坚持锻炼练就的强健体魄，他也许等不到组织上为他平反的日子。

谈到过去悲惨的经历，三舅的语调仍然是平静的，仿佛他是在讲别人的故事。但有一天，我惊奇地发现三舅哭了，他像孩子般地趴在桌上痛哭。原来他收到了他学生时代初恋情人的来信。她在三舅被判刑之后失去了“有情人终成眷属”的信心，告别了自己的爱人，却斩不断心中的情缘。三舅伤心欲绝的神情，让情窦未开的我第一次体会到爱情的神奇力量。令三舅最悲痛的，似乎不是失去青春年华，不是失去

□ 值年园地

自由尊严，而是失去他心爱的人。

我当时毕竟还只是一位小县城的中学生，不懂三舅讲的许多事情，但却明白无误地感受到了三舅强烈的清华情结。三舅的人生苦难自清华而始，但他对自己的母校不仅毫无怨言，而且充满真挚的热爱。三舅这样的人当然不会盲目地去爱一所学校。他是一个爱独立思考的人，并因此而获牢狱之灾。在对他进行秘密宣判时，他也毫不屈服，对审判者说：“我之所以有罪，是因为你们认为我有罪。”但他从不认为清华对不起他，他一直热爱清华，以自己是一名清华学生自豪。他认为老校长蒋南翔是一位值得永远尊敬的师长。他回忆说，蒋校长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，在1958年3月召开的清华右派学生大会上讲话：“我也没有想到对右派分子还要进行处理……你们下去吧，结合所学的专业进行劳动，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的思想，或三月五月，或一年半载，再回到学校里来。”三舅始终认为他人生的悲剧是社会历史的悲剧，母校的老师们永远是爱护自己学生的。

我被三舅的清华情结深深打动了，第二年高考时毫不犹豫地报考了清华大学。

我1986年清华毕业后去美国留学，再未能和三舅谋面，但从母亲的家书中，我陆陆续续得知了一些关于三舅的消息：他198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并成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工程团总工程师，先后荣获新疆自治区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、国家建设部劳动模范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优秀知识分子称号。我后来看见一篇关于三舅先进事迹的报道说“彭伟君——伟哉斯君！”，赞扬他的人生比电影《牧马人》的主人公更坎坷、更有光彩，“他是踏着

失败的台阶走向人生的成功高峰的，他是踩着荆棘编织人生的花环的”。

对于这些赞美之辞，三舅是当之无愧的。三舅是一位极普通、极平凡的清华人，也是一位极优秀、极有代表性的清华人。他对母校的热烈真挚的感情，代表了所有清华人的母校情结，他对国家无怨无悔的奉献，也正是清华精神的写照。

临别之际，我们一家三代清华人合影留念。坐在三舅的身旁，我脑海中忽然想起了校庆歌曲《清华，我的母亲》中的歌词：

无论漂泊在世界的哪个地方，
有过踌躇满志有过失望忧伤，
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，
我永志不忘！
清华，我心中的眷恋，
清华，我梦中的母校，
赞美今天你如此多娇，
祝愿明天你更加美好！

为毕业50周年而作

○王树文（1966精仪）

清华盛景，歌舞缤纷，五彩斑斓。
礼堂雄姿，校门壮美，主楼喷飞泉。
闻亭庄严，荷塘秀色，水木清华光艳。
校友归，少长咸集，回首感慨无限！
独立思考，行胜于言，一生都在实践。
先当工人，再搞技术，从教整六年。
党政工青，改行不断，经受几番锻炼。
莫敢忘，校长遗训已然实现。